



古今事文類聚

外集  
十四

~~99~~  
~~90~~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90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四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縣官部

縣尹

歷代沿革 **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乎。**春秋**于里百縣。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曾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因之。凡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亦如之。凡



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后皇公主所食日邑有蠻夷日道  
 後漢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二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凡縣有蠻夷日道公主所食湯沐日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凡掌治民顯善勸義察姦罰惡理訟平賦恤民時務秋冬集課計上於所屬郡國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來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北齊制上中下九等唐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為赤縣傍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美惡為差  
 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民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

凡民由牧受縣令給之每歲季及行鄉飲酒禮簿帳傳驛倉廩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貳眾曹放率課調五代任官凡驪龔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  
 宋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縣上中下四戶為望二千戶以上為繁二千戶以上為上二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二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朝臣自大埋止奚輿等始  
 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且各遵行上副朝廷日

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敦本業。二日興地利。三日戒游幸。四日謹時候。五日戒苟簡。六日厚蓄積。七日備水旱。八日戒宰牛。九日置農器。十日廣栽植。十一日恤民戶。十二日無妄訟。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明。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宣和五年。縣令正差六十以下。人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七月詔三省申朝舊制。今後未嘗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寮奏。建炎以來。始注。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為任。雖屢有更章。卒以三年為任。二年詔吏部依四川專法施行。並以三十箇月為任。淳

里之任同上宰大邑者如寧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飢列子

使制其肘安子賤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答東阿王書

龔公侯之瑞屈銅墨之班陳子昂李府君妻墓誌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韓民言令尹清且明玉壺寒冰

不受汚黃山谷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雷塵盡日封林逋壺觴

調笑民平訟賓客風流醉舞腰山谷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沙

庭放吏衙廖凝廢土有人耕不畏古廳無訟醉何妨熊皎溪柳

透門彭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許渾弩矢前驅煩縣令里門先

下敬鄉人韓愈故人有縣宰高義薄層雲杜鼎食為門戶詞場

繼國風杜贈河南尹三年清似冰六月冷如水裴談摩手撫鯨

寡藁砧磔疆良山谷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古詩

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杜故老青霞岸先溫庭筠知處子賢

送淮陰縣令之官縣古槐根老官清馬骨高韓駒父詩腰懸墨

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方干贈嘉興許明府詩憂民如有

病見客似無官魏野詩半世功名初墨綬山谷遥知訟庭裏佳

政在鳴琴即土元詞章美少年小邑在南方賈島邑中丞掾陰

桃李案上文書畧米鹽東坡踈簾衙退卷花軸曲檻客來聽竹

風付琴彈終日得古調即瑣經秋帶蘇痕李拱縣齋高枕卧應

夢犯天顏許棠送裴拾遺赴畿令看君須着王喬履真賜還疑

出尚方杜甫贈終明府

古今事實

子文無愠

熙三年復以三年為任 二年御筆今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

察御史大元以縣分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

之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署事又有赤縣達魯

群書要語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周禮子羔曰以吾為邑長於

斯記檀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語求也于室之邑可使為之宰

同上縣令所使承流宣化也仲舒策一同布政百里宣風六帖

操割洛陽必有餘及何集崔威制江興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

藝文江侍中薦士表天寶吏部引見縣令委之銓衡謹擇銅墨

唐大詔令紐金章縮墨綬北山移文今之邑令古之男也於吏

有君臣之道於人有父母之道白集行韋同憲制佩縣銅墨胡

文恭行陳亢制施字人之縣譜姚侃制寄縣同之任劉槩制結



縣向之殺王拓制宜從健令之廷趙賦制輦轂之下豪黠標輕

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相聚故前代京令得與御史丞

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元徽之行唐廢制於穆君侯英才

宣朗聲之所震下應如響明斷决疑易於反掌野有寇盜惟侯

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謹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

勿思晉孫楚梁令孫侯頌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足喻

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勵潔齊多冰恩湛春露行範乃祖德冠緝

紳隆迹垂化澤侔三春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明明君侯臨下有

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

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晉江革襄邑令傳渾頌地方一向雷震

百里谷東阿王書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

以告新令尹論語子賤何瘦

必子賤為單父有若曰子何瘦焉必子曰憂官政也

立為官長 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

以為長也慎子號為神君 喬智明為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為神君又黃浮號為神君

可為良令 晉文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其良



令也。誰可爾。趙武曰：邢伯可。韓子

號為健令。

後蜀李匡遠。開元中為鹽亭令。歷通泉。時洪等令。時兩川連衡。盜賊尤甚。匡遠所在擒捕。當時號為健令。

恭敬寬正

子路治蒲。曰：邑壯又難治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則政不難矣。

信實明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又子路治蒲。夫子三嘆其善。鳴琴而治。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入子之謂任。力者故勞。任入者故逸。呂氏春秋

製錦以學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譬如田獵。御射實則獲禽。若未賞有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左傳

決灌生稻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飲。事文類聚外集



為群臣曰。令吾臣皆如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起為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賢令。方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粱。前溝洫志

不許刈變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賈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李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變其民樂。有寇也。

尹鐸保鄆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為保鄆乎。曰。保鄆。

哉通鑑

董宣疆項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人殺入。宣執王車。取殺之。王訴帝。帝欲殺宣。宣觸殿流血。帝令謝。王宣不拜。帝令擦。伏宣以手據地。不俯。帝聞曰。疆項令。

廉儉有用

稽陰太邑。久無良宰。褚玠廉儉。有幹用。乃除山陰令。

清白居職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力行清繁

力行清繁



孔奮守姑臧令長力行清整後被徵單車就路

性直清廉

沈瓚之為丹徒令性踈直在縣清廉

勿剪三柳

李白為宣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尔而笑曰我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干其棠白去思頌碑

寧食斗艾

屈完蓋為長安令以威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完蓋惡食三斗艾不見屈完通

神術雙鳧

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朝帝恠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天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飛來於是舉羅羅張之但得雙鳧焉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屬履也

德化三異

後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在桑中有雉過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述尔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安安因上書皇帝異之

植河陽花



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彭澤柳

晉陶潛為彭澤令門種五柳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  
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卿里小人乃解印綬歸去來辭  
令作齋馬

唐馬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  
馬不與芻古令作齋馬

宰如亨鮮

見前群書要語

號曰慈君

北齊張潭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歌曰仁父

崔瑗為汲令開溝漑稻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  
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甘雨

稱有天才

宋沈憲為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理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當時稱為良令

為有吏能

孔瑋之為吳令有吏能縣中震肅

頌德之祠

崔瑗字季玉為汲令遷濟北率官吏男女號泣共壘石作壇立  
禪頌德而祠之又晉荀勗字八齒為安陽令遺愛在人人為立



生祠又秋仁傑字懷英為彭澤令人為立生祠又李維除相人  
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異政立碑

後漢董詡字漢之除須昌令多異政生為立碑

為中都宰

孔子為中都宰男女別途市無二價家語

為武城宰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  
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語

不齊之治

孔子謂弟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

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  
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人子曰中節  
也中人附矣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  
之而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曰其大者凡於此乎有矣惜  
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家語

三子之才

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  
鄴令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孰能最賢哉

尹賞治劇

尹賞嘗茂才為栗邑令能治劇廷榮陽令

汲黯耻為

事文類彙編

卷之十四

德壽堂



汲黯遷榮陽令耻為令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黯為中大夫

政曰無雙

吳王董字世英為武城令宿惠奔走人歌曰王世英政無雙自有  
循後盜賊空吳錄

治為第一

魏張暨除新豐令治為二輔第一

勸立學校

晉范甯字武子為余杭令立學校勸生徒繁已脩禮志行之士  
莫不化之暮年之間風化大行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  
者也

教戒父老

辛昂字進君為成都令與諸生祭文翁於學堂教以忠信孝友

父老曰辛君教戒如此不可違也北史

焉用牛刀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唯有釣道

子賤為單父宰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唯有釣道一焉夫落餌  
投綸逐而吸之者鱗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可食若  
食者鮒也其魚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味味至單父冠蓋迎  
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鱗者至矣至單父



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甚有能名

傳佐有吏才耳為山陰令甚有能名近世令長莫能及也

獨有異政

陳球為繁陽令督郵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

縣有翔鸞

漢王阜為重泉令有翔鸞至止於縣庭十餘日

邑獨不雹

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雹上聞徵拜尚書

謂元魯山

元德秀字紫芝之為魯山令誠信化入士夫高其行謂之元魯山

曰明府手

張巡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輩莫不改行廷善政簡民甚宜

乏

難遺新菓

閩賈郁死仙游縣有邑客遺菓辭之曰某家新菓人眾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獲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大慙而退

嘉賜緋衣

唐李道字德新為武仙令浚澆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召賜百緡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

旌賜上考

李朝隱遷長安令。宦官閻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期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後為三公

後趙申錄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拜為司諫。

蕭育字次君，為茂陵令。會考課，育第六，而漆令鄭舜殿。見書問。

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左右言？」令詣曹育，曰：「蕭育，杜陵男子，請曹何也？」遂去官。明日拜為司諫校勘。

朱輪華轂

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本傳

銅印里綬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里綬。前百官表

治民猶牧

卜式為節，牧羊上林中。上喜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敢群。」上奇其言，試其治民，拜緡氏令。視入如子。



前召信臣遷上蔡長其治視人如子所居見稱述又卓茂為密令視人如子又鍾離意為堂邑令視百姓如視赤子

兩縣皆理

漢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其令韋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支縣相百

縣當刺史治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皇甫侍正集

釐穀繁要

韋抗景雲中為永昌令釐穀繁要前令無及者遷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立碑著其惠

政務清閑

夏侯湛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居官累年朝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民稱番君

前吳芮秦時為番陽令其得江湖間民心稱曰番君

人稱賈人

後賈彪禁人殺其子人稱賈父數年殺于千餘人男名賈子女名賈女又鄭潭字文公禁人殺子民皆舉育男女皆以鄭為字三國志

潁川四長

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蕪長陳寔為太丘長鍾浩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循吏傳



朝歌儒者

盧詡朝歌長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讓廟堂乃在朝歌耶詡曰願寬假轡節勿令有所拘闕而已

道不拾遺

前何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為河陽令道不拾遺既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又滕撫為蜀令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又鄭弘為驕令張允濟為武陽令皆道不拾遺

風不鳴條

太公望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

獸皆南渡

劉平為全椒長五月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二百獸皆南渡

蝗不入境

楊球為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為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災不入茂陵境又後漢戴封平仲為西華令蝗虫不入界時督郵隨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又晉謝夷吾為壽張令時蝗發泰山至壽張界飛逝不集又後鄧毅為驕令勤行德化郡人得遺寶懸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驕獨致大雨永平十七年蝗起泰山獨驕界不入

暮年大化

後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輕忿者

後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輕忿者



後以田桑暮年稱大化覽初到有陳无與母居母告元不孝覽曰吾近觀元并洛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也。是依覽味至耳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陳人倫孝行元生成孝子。鄉邑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所生。

暮年教行

范甯為餘杭令暮年之後教化盛行中興以來崇化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有治縣譜

齊傅僧綽子談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著諭蒙篇

馮元授醴泉令縣民多獮為著諭蒙篇大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畫像勸學

高彪字義方遷內黃令帝敕同僚祖於上東門詔東觀書虎像以勸學者。

開倉活饑

後蘇章安帝時為武原令歲饑輒開倉活二百戶。

叩頭反風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火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詔問昆曰在江陵反風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暴身祈雨

祝良為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祈雨將欲焚軀俄而雨至

即官出宰

館陶公主為子求即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後明帝紀

大傅封侯

卓茂為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為大傅封褒德侯

受肉懷恩

卓茂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吏求否人曰自往遺之

茂曰鄰里尚相饋遺况吏乎吏不違成威取之耳姑歸念之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借牛慙悔

魯恭為中牟令亭長從入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勸歸牛再三不從嘆曰是教也不行欲解印去涕泣留之亭長慙悔乃詣獄

上書願試

馮野王以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單步之官

崔林除僞令清貧單步之官

獄無繫囚

劉平字子公為全椒長政有恩惠人或增賦或減軍從後刺史



廉其實母行部獄無繫囚也又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

宋不侵柱

王渙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人設祭於路曰常時持采至洛陽為卒司所抄自王君來不見復柱

為一州首

蜀呂義為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非百里才

龐統字士元守來陽令在縣不治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之處治中別駕方始展其驥足又蔣琬字公琰除廣初長衆事不治常沉醉先主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

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庭水投書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無所發

鐵船渡海

閩賈郁性峭直不洽人吏文過為仙游縣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尤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鑄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杖徒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為御史中丞

九國志



壽春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犊牛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遂留淮南

萊蕪生魚

范舟字史雲威帝時為萊蕪長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

胡紹乾飯

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閣內作乾飯食之

虞詡利器

虞詡字升卿為朝歌長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教吏自勵

魏高柔為官城長縣中教吏引去柔教曰昔丙吉吏有非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刑人以義

鍾離意字子阿拜瑕止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死

好發奸伏

黃白為宛陵令嚴毅好發奸伏有盜車蓋者白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明

覆按奸軌

劉陶字子奇除順陽長覆按奸軌所發若神吏民歌之曰悒然



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正身勵節

梁何達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勵節高祖聞其能擢為廬城太守自縣令拜為畿大郡近代未有也

綏德撫仁

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單車就路見力行清潔注

攀車拒輪

劉寬除平陵令訓人以禮滿去百姓攀車拒輪充塞道路

清談政理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政亦理

垂簾事理

顧凱之為山陰令邑三百戶凱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皆閉寂自來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伏臘放囚

虞廷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新歲開獄

曹攄除臨淄令有重囚陷太辟歲暮攄行獄問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乃慨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暫見家當如期還獄否眾泣曰若得暫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出之至期相率而



代民挽綽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綽。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代輸租賦

何易于督賦役不悉。逼下戶以俸代輸租。

納印弃官

陶潛事見前。植柳注。

脫幘投地

齊下廷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

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拂衣而去。

畫形配食

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有異政。及去。官民思之。畫形配食。

神父配社

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鳳集其境

荀勗字公然。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荀氏家傳。

鸞降庭木

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木。



鳥鵲擁車

李元絃開元初為好畋令大有政聲遷開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鳥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開元遺事

窮猿奔林

殷揚州謂李克曰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窮猿奔林豈能擇木遂就郊陽令

猛獸渡江

庾黔婁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獸皆渡江去

發摘如神

晉李榮成都令發奸摘伏所在如神又宋顧憲之為建康令發摘奸伏號曰神明

政績有聲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傳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尤過之毋撓其清

蔣欽緒子沈乾元中歷陸渾監屋咸陽高陵四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縣敕麾下曰蔣令賢令也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咸歸其清

高玩字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豪右挫氣

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卧虎鍾玩良吏傳



貴戚欽手

祝良為洛陽令貴戚欽手桴鼓稀鳴楚國先賢傳

豪右側耳

李昌為馬昌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豪右側耳

豪右欽手

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大姓兼并弘到官誅鉏奸桀豪右欽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空

戶口十倍

新都令第五訪三年之間戶口十倍不其令章恢牢獄連年無囚流人一萬餘戶兇虎伏罪

令政第一

劉元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傳翹為代文明曰作縣令惟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

詔雷增秩

焦延壽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不得發養吏民化行郡中舉最當遷二老官屬上書嘉之詔增秩

呼至訪術

隋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問詔征茶

唐何易于鹽鐵官推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德壽堂村



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閱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日焚之觀祭使素賢之不効

教民種桑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十種桑十五株柿四株及梨栗杏十半之頃之成林矣

鬼神破膽

李泉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內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為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桴鼓不鳴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桴鼓不鳴號卧虎立碑頌德

唐房彥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超授郟州司馬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刻石紀惠

劉晏為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蠶書與飭

元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孝詳等政常循良帝皆降蠶書獎飭明年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朝堂賜宴以遣之其愛民揀吏如此也

蠶書褒勵

晏公類要



楊元琰補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勵。

褒稱賜衣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耿林

召對賜衣

唐正元間。上召京兆府諸縣令。對于延英殿。訪以人之疾苦。且慰諭之。各賜衣一襲。

詔居第一

開元初。臺濟調郟城令。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劉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召遷大縣

梁武帝每選良吏。務簡廉平。皆召對于前。親勉政道。看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為吏者。往往承風。斯亦近代獎勵之方也。

永豐威惠

柳渾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寡。驅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靡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徧於關市。既庶而富。廉耻具焉。既富而教。庠序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而加仁厚焉。柳子厚為相國。柳渾行狀。

江東政績



岑羲字伯華為金壇令第仲翔為長州令仲林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二零

矜恤孤羸

漢周澤為滏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

感悟子母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子母感悟請自新為孝子

文武材幹

李太亮少有文武材幹為土門令躬捕盜賊太宗聞而嗟美下書勞之

教訓綱目

楊炎誠刺史縣令等詔云興化阜俗不惟良二千石亦在縣王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

蹤跡飄零

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之班髮白蹤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何人耶

貧殿不進

常思謙調應城令貧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局李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

教以耕桑

常維徒河內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



不知華楚

夏方為齊丘令百姓有合將加華楚者方息之涕泣而不加罪小大莫犯也

單馬詣賊

李太亮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遂降太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哺而反

築城息盜

羅立言改武昌令以治劇迂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狹號於眾曰有不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困者不知有役設鎮絕汴流姦盜屏息

誅滅大姓

王方異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人帖息

摧勒姦豪

陸操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

息錢不與

薛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賂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眾人之仰私丁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豪賈豫給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商坐賈豫給以直絕儻欺之弊及去人思之



特牛還婿

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特牛依婦家者。父之得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請允濟。允濟曰。若自有牛。吾何與。為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質所來。婦家不知。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家。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

盜尸虎還

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墮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豪猾屏息

李頻再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捕比伍。與競。君慶叩頭延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

饑民免流

蕭景駿歷泲鄉令。方河北饑。躬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

傾貲振護

張巡為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浚渠。斷既。

張巡為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浚渠。斷既。



李頰遷武功令。有六門堰者。厥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頰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斷水溉田。穀以大稔。

年高擬縣

蕭嗣立建言。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舉材堪縣

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

以治最顯

房琯受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但計資考

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庸

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其哉。

得失無憂喜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喜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毀譽當賞誅

晏子為阿宰。二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謝曰。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二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即阿享賞



齊威王賞卽墨享阿大夫

王貢薦達

蕭育為茂陵令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投三老巫

西門豹為鄴令鄭之二老廷椽常歲賦歛百姓投取為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冷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多持女遠逃其所從來久矣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

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惟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媼為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更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媼弟子女子也不能自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媼三老不來奈之何復欲使廷椽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矣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今皆得水利至漢之出而長吏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之父老不肯以為西門君所為賢君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虎豹出境

袁珍為六合令教人書虎豹鷹鷂皆出境

猛獸遠逝

趙瑾為侯氏令縣素有猛獸瑾到乃遠逝

為守起舞

魏陶謙除舒令郡守張磐先輩與謙父交意殊親之而謙耻為之屈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及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因鼓有感

張希顏為萍鄉令有美政范延賞過其地聞更鼓分明而賢之嘆好官又孫抱為延陵令廣陵高爽詣之抱無故人之懷爽出

從縣閣下過取筆畫鼓白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紙厚受打未渠央

勸民舉子

鄭渾為印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業其生子無以自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大集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治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給無不舉育男則以鄭為名

驗妻殺夫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王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日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妻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婦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候於是縣稱為神明



驗婦焚夫

吳張舉為令有婦殺夫因焚屋言燒死其弟訟之舉戶開口視其灰令人取狗二頭殺之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生死婦遂服焉

按十歲偷稻

江瑋之有吏能為具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瑋之付按罪或諫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成安所不為縣中震肅

斷二嫗爭絲

傳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嫗爭團絲來請琰不辨乃縛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言者縣稱神明

無復有矣也

放囚過節

傳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聽囚還家

王長文為江源令膺月呼囚云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明白膺節聽囚還家吏爭請乃逆本意俄大赦莫不懷感

合境立廟



章順為平興令卒吏民為立廟縣城中歲臘合境祠焉

二縣立祠

楊仁為南安長治民以父子情大見信愛及卒二縣立祠十年不絕

宦官命曳出

李朝隱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請縣請託朝隱命曳出之睿宗聞即嘉之乃下制曰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法宜加以階用表剛烈

豪猾不敢過

張錫為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下令曰富而恃貨刑而恃贖此者當先治之民之豪猾者以令簡而必行皆不敢過縣門而犯法

者鮮矣

先按人殺子

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窮多不養于彪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比有婦女殺子者彪出按發而掾吏欲出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人養于者千數歟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不為賊叩頭

魏賈達守絳邑長郭授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守授攻之不下乃召置子併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丕害達絳潰援欲使達為將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忠貞堂



長吏為賊叩頭援怒欲斬之絳吏民間將殺皆棄城呼曰賊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多為請遂免

諫出畝獵

晉何澤初在後唐同光中為洛陽令澤以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伏於叢薄中諫曰陛下未能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縱畝獵以害民稼使官何以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日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

諫獻荔枝

和帝時唐差為臨武長縣接嶺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差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勅勿復獻

按人殺子

杜杞知建陽人有老而生子父兄以其貧多殺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按察由是稍絕其弊

野水橫舟

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拆葺應物一言為一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用在巴東五年又宰成安賦役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遷殿中丞東都事略

清水平衡

華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令人歌之曰華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四朝國史

聞名召試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四



陳述古知河陽縣會富公移鎮河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唱富嘗曰陳著作奇材人也言行錄

一見厚遇

聞鼓美政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為守因問天使公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見萍鄉邑宰張晞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陂闢野

無惰農及至邑則郵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東鼓分明以是知其必美政也公曰晞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自同薦于朝晞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閣門祗候皆號良吏

因訴問產

蘇頌知江寧縣承南唐後板籍賦與皆無法度公至每因治訴旁問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並同上

有十奇歌

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軍民歌詠有十奇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四 三十四 後三四五



號十縣最

申公知蔡州蔡所統十縣汝陽政事修公首為之號為十縣最理剗如水

李彤宰京邑理剗之用如水在聖提之不濁白集

邑庭如水

李文簡公濤號巽巖知雙流縣日坐聽事訟至立决仕族張氏子競家貴公曰汝丑墜先訓蓋歸思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雲市丘成之產公以成之不肖所生毋追止之豪右斂迹邑庭如水

築堰絕訟

趙瞻字太觀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此召杜東都事略

築堤衛田

范仲淹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公時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二州之境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既成民至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言行錄

導海為利

真宗朝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東都事略

泄湖入江

曾公亮字明仲知會稽縣縣有鑑湖既民田湖溢則反為田病公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同上

蘇東坡集卷之十四 三十五 德壽堂梓



禱神難徙

張逸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揚與相繼登科  
逸改其居曰桂林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  
江神不踰月難為徙五里長編

告旱盜伏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  
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是盜者驚伏言  
行錄

削木為牘

真宗天禧五年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有違  
逮者書其姓名徃分是之如期而至續通鑑

片紙榜門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  
入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  
至不敢後

樂其簡嚴

吳育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知襄城縣宗室宦  
官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並同上

治以恩信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  
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仁宗實錄

一新學校

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范純仁知襄邑縣宇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言行錄

勸諭子弟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就學於是從之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差役無辭

程明道知潭州晉城縣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偽無所容俗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聚而教之邑幾萬室二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先時民懼差役及期互相糾訴鄉邦為仇先生盡知

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程伊川撰明道先生

生顛行狀

聽訟得情

陳良翰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公獨撫之以寬租賦揭示各物人競樂輸聽訟率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朱晦庵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

民至無訟

彭愚永字季長歷知南海分寧縣素號難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明道集

民勿違教

周茂叔初任洪州分寧簿縣有獄不決先生一訊立辨後知洪



州南昌縣民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先生為羞實以汚善政為耻也

濂溪周先生茂叔行狀

養兵卹農

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

事略

農隙教武

河南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明道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

伊川明道先生行狀

除無名租

杜杞字偉長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五以相伺察由是稍絕其弊

言行錄

毀淫祠數百區

陳希亮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恃勢據民地捕實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斂民財祭鬼謂之賽否則有火災民詛言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焚之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勸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東都事略

課民種桑

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推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推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利。並同上。

養老事上

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庭，親為勸酬，使入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苦。

視民如子

先生內直外方，不為空文，與道行止，至於忠信不崇虛名為政。視民如子，嘗言縣之政事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明道文序

為諸縣法

蘇頌知江寧縣，刻革蠹弊，數修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

為天下法

慶曆四年，張揆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租以時，石介獻息民論，請益都為天下法。

諭止叛

孫覽字傳師，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大閱，殺將以叛。覽諭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耶？眾皆感悟，聽命。遂帖服，神宗嘉之，以為司農寺主簿。東都事略

片言斷獄

周憲知浙川縣，前政公事不決，公到迎刃而解，決遣無留，凡片



言斷獄得其情偽人人信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楊龜山撰周尚書憲墓誌

遮道乃還

張士遜字順之謚文憲為射洪令歲旱禱白巖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鄴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

遮道乞留

淳化二年姚益恭知須城縣鞭朴不用境内大治民數千人道遮轉運使乞留州以聞賜璽書賞以粟帛秩滿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百疋為諭民篇

咸綸字仲言知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為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東都事略

為法範書

劉彝移胸山令治簿書郵孤寡平賦歛抑豪猾凡所以惠民無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書名曰法範同上

號魯公浦 見前導海為利

謂萊公柏

寇忠敏公准知巴東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言行錄

考四善三最

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

唐文貞公卜集 卷之十四



清謹明者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寃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恤窮困為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九朝通略

古今文集

雜著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

李白

風在之後國為任城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成周之申魯之邦自伯禽至于順公二十二代遭楚蕩滅國屬楚焉公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雖廢郡不并則不失魯境七百郡有十三縣任城當其要衝東臨河海西控鉅鹿北走厥國南馳牙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

稅半乎九州邊於山戎歲備勦寇每署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渝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繇是使臣慎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茲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為而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為人倫羨慕清白道蕙蔭於昔賢自登封王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沉巫為不仁仲康解綬為斷決約古中道為今令圖下車無何休問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居戶祝之則境內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聞堂上之琴軍帥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唯安陽夫然則繁縷曲縣東甸四牡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也其春秋之義款天寶十載記



臨滄縣令廳壁記

李華

鄧為天下福關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  
豪驪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滄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  
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姦俠所歸唯臨滄境清人閑從出者所  
樂開元裂此鄉二千戶為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  
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  
官吏招集疲人如寒加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  
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頰自左驍衛兵  
曹家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為政七月盡主  
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  
人不勞後其身則身逸承頰之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

承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  
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  
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况其城池夾壘邑  
屋豐潤香閣倚日陵丹青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  
雄麗塊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為  
英髦之咽喉故資太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  
十六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七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  
克修儼頤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彌閑  
剗劇無滯鏞百發射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須  
韋弦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  
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機杼和

臨滄縣志 卷之十四 四十三 德壽堂梓



鳴織罕嘖峨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  
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重輕扶老携幼尊尊親  
親千數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奇東  
蒙竊聽輿誦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  
跡者也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詞人略  
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制有天下淇漳之  
間於京師為近守宰之寄於元元晁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  
曲蒙濬渥制令褒賜與內官同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已來東  
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鉞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

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來者觀諸其家  
知乃為政承顏奉版輿冒虜虜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  
白之祿為其肯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  
重受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其議能也寶應二年七月甲辰左  
補闕李華記

饒陽縣令廳壁記

喬潭

千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屬有長今之縣尹焉故縣之庶富尹  
以賢傑不可冗而庸也自齊柏匡合制我饒陽履戰國以還遂  
美其城邑西適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冀之北土其有呂尚  
之遺風乎多奇士好帶劍修服多佳人善彈弦踟躕其地虜口  
近擊析之虞其川滹沱有泛舟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戶二萬計



行或擊轂市或駕肩日中奇贏雜幣爲窳機女狹其幅利染工  
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非夫寬猛以濟之則不能用又  
宵人課居異政固亦明已我茂宰裴公河汾鼎族公卿門子識  
經之文緯之教設而耆幼歸心刑施而權豪歛跡惠行爲膏雨  
今出爲青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其高蹈近密翰飛清真未可  
匡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而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于前  
政莫知其數遠者闕如權輿先天置郡之後凡名士改轉列于  
左偏庶幾將來亦克用勸

漢源縣令廳壁記

于邵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或令或長雖小  
有差其揆一也皆銅印黑綬秩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

則不能爲官擇人矣國家坐進此道至於憂勤爰增祿秩以勸  
能者皇帝觀兵朔方之歲始上祿縣更名漢源將復禹舊績以  
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近鎬千里華風不間多乎哉蓋  
小國以聚大國之義也且夫南呀蜀門東豁雍疇西走連磧北  
逾大漠四交憧憧者於是乎終日故有獄市之煩供億之費上  
咨郡府下用臨恤非貞固不足以幹事非廉慎不足以率人清  
淨則可乎不擾忠恕則可乎求瘼時謂京兆韋子當公府之選  
推而有之至于今人易受賜邑則稱理聞之見之政參乎前從  
事雖疲於改易用舉自多於穎脫我則無二不其難乎嗟乎糾  
驥已久及瓜將代顧此屋壁何其寂寞前芳無聞後進奚覩記  
者史家之流也亦所以發揮廳事啓迪人物又知韋公授受之



始其或繼之者從而紀之前後相映光采洽人乾元三年孟夏  
之日記開元中有柴希言自滎陽縣令拜以清白名聞遷洛水  
縣令天寶中有郭瞻自永康縣尉拜甚有能事秩滿遊河朔遇  
亂不知所適至德中有郭伯陽自某官拜恂恂如也遷洋州司  
馬其餘日月某通名氏失之不得次于公之列爾

吳縣令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王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  
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門之內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風俗成敗本乎身黎元安否係乎政其體大矣自京  
口南被于淝河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  
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俗舛雜號為難治

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  
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他縣較乎其中不可勝紀太曆十  
年天官精選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縣令為  
之公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  
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和平也夫君子立身  
論道之道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  
選部為官擇人而公復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敢錄其實  
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白居易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二者相為用故古君  
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之間



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田生荆棘。官舍為煨燼。乘其弊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于干縣。錄是居一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專取材於土物。取士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入。建一物而二事成。其孰能不建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白。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

省署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已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益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二千郡。其所會買。皆天下豪商。獨賈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難。不能等於他縣矣。益田王官用。郎更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益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錐業籍



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之尤悔者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余之從祖也且蒲歲而尤不及豈不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燕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文一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一萬有地二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緯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楊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宰相閱臨煩言

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儂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毘于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剴煩失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歛盛張緝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之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以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省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期



月而治以奉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均。尊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屬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間。仍刻山石。鑲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

顧況

陶氏之隱誥云。張李二君。勤行仁義。異代同德。慶鍾包君。包君鮑靚。通靈之士矣。秦有包丘。漢有包咸。世為學官。隨晉南渡。公為延陵人也。隋書儒林傳。包愷。包愉。兄弟皆治。漢書從弟子千餘人。樹碑紀德。惟皇六葉。鴻臚宣力於王室。著作垂名於當代。起居祭酒聲隱都野。與翰林供奉。泉析其流派。君辟秀才。以文

自清嘗入某府。浹時而蘇。根於修短。有開之兆。言地下之法。峻於人間。頗符于寶。搜神之事。隨難奉天。重圍暗解。上撫其背。而春官亦以賓禮待之。及為華亭。有闢田增戶。均賦愛人之政。語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由也可使治其賦。而君實有之。舊章壁記。記其官叙。野史之流也。平原之谷水。崑山鱸魚。蓴菜海錯。陸產彼何人。而不知。今記其異。庶有補於化耳。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楊廷秀

閩之為郡。入孰難理。曰汀。汀之為邑。六孰難理。曰長汀。焉難乎。汀曰。其山峭屹。其川怒流。其氓悍戾。曷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臺謝君周卿佩印組。一日顧而喜曰。地岡險。易險易。在令。我岡悍。慮悍。慮在政。爰整雜綱。爰究源委。以肅于



氓者庸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吏先是邑以警盜為田外之賦  
 盥以警盜為律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  
 暇循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墮東問其園扉上雨旁  
 風問其帑庾戶蠹壁空初而戚既而懼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  
 所却之布為錢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甃甃廼屬匠役閉序鼓  
 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園扉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十  
 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贏為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鈞臺  
 曰村莊曰清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  
 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紉若倦若勛期年僉功無康公藏無錢民  
 聽霍然山出煥然震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二善具矣費而  
 不費捐已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白潔乎不知其賦視其

靡不知其野視其庭不白敏乎事轉而民不疲役少迫而功就  
 不白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

德清縣廳壁記

吳永叔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  
 域民有戶士兵刑工可以分曹並事。魯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  
 之師帥其為國雖小於天下其規模所置則同也。職字人者若  
 恭寬敏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  
 應於彼。又嗚肅由日敷用成春雉率循夜皎知化雖弦琴我  
 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散化淫刑貶民之終歲勤勤吾  
 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于下。謫見于天。火旱水饑羣生寡遂獸  
 不渡河頓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之有廳



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後之觀者歷指其名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將獲善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一助也四明趙令君汝歸出長於斯政將告成百為具開廼顧題各氏右列於廡下殆失所以尊史崇化之意遂別命工琢堅珉而置於公宇上且矚余為記某季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揖而升其堂堂高而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摩挲其石石外炳而內堅知其所爭之介然不撓於勢也集是四美而畫且不勝皇甫持正記廬陵令廳壁云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

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善率動違勢如鴻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為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為其所難刺提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悉其人沒而本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左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踰漳南蹶上黨有夙頽債不能相支而邯鄲



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失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  
 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  
 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其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  
 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  
 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  
 元年也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為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疊疊為巨防扼為要津  
 堤隄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廣騎宵奔  
 講言終離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夜郡守縣令  
 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為先其米盪牒訴至纖至

悉乎乎縣道則為令者又如難焉是以一切趨辦而不違其他  
 唯吾從叔仲達為能推行而優為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寔密監  
 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撻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或不  
 克自振官寺陰頰寢堂廳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掃手其他  
 可知矣仲達為邑宰於斯且期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  
 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  
 縣求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廟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廳事  
 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墻墜茨凡若干土自經始  
 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為過在下者不以為煩程工即  
 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  
 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其俾



蕪湖縣令廳壁記

洪邁

郡縣之官難莫難於令。令不可為也。泉粟所入，擊爾稅是賴。郡  
裁十一二之三，或各存實。借曰充數，薄責征須不少遺。力偶  
於弱，不敢不共命。至賈市爭分銖，使取巧撥僕，揀過與法為午  
而無俚之畫出焉。法自如蠅毛舉頭，畏觸不良子險，健成訟左  
狙右掠，蔓游其詞，以聳上官計。一行令束手矣。昧且坐堂上，追  
胥在廷，睢肝即收，誰可不曉。將甲乙扣其脛，懼及善人循循而  
舍，諸又納侮，故佞媮寃猛均足，以陷罪。令不可為如此，用是人  
莫肯為令。非吏部考籍而昇之，通萬國無一焉。可也。蕪湖在春  
秋曰鳩茲，蓋吳楚必爭地。入東晉宋齊建牧立州，實為南豫臺。

家常選宗主名將，擢節往控臨。今雖不能邦，猶名姑孰。壯縣用  
壯為累郡，百役以要之。栩栩然而來，貿貿然而去。項領常相望，  
也。望此校，彼其視他令中為又難。吳人朱似，米召以故輔臣孫  
捐其門。凡少年時已銳，與寒峻角，推排受縣。自詭為此來勇者，  
尚其決。猥者儲其笑，愛之者翫然。以為憂米召君，不聞曰吾知  
為百里宰而已。處之期年，民吏相忘。乃君尹賞之，在粟邑東舟  
西舫出，其涂簡。工榜人皆略能，誦說其梗槩。於是與予書言我  
已伐石置廳壁，將刻前長官各氏。盡為我識之，予與米召游四  
十年，向所謂翫然以憂者，蓋其一也。今若此，故喜而書之。淳熙  
七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

錢塘縣廳壁記

樓鑰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舊負郭二邑事体寔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因又哀彙前任人各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萬葉東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十九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二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考焉君吳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

後如此某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為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大傳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於潛縣廳題名記

洪咨夔

六飛都吳邑加重令加選題名昉於隆興甲申續於嘉泰癸亥前後著見者四十有一人石近燬紹定戊子續記自見大夫始舊聞放失矣九華程君壽至精敏而峻潔大不弛綱小不漏目民隱吏惠鬼獄幾無遺治行聲譽遍前獻垂滿討諸故府合題名三為一以存往而詔來且追書唐及國朝全盛時賢令十人于首高山景行不以耳目所接為僅足也然著記未免於闕



文遺風或得於慨想東晉虞府君嘗為吾長吏甚有遺愛志逸其名託錢武肅乾山濟安廟碑以傳邑自漢隸丹陽以來為令者知幾人傳者能幾否固幸其不傳藏而不幸不傳者可勝道耶夫士君子立於世豈以傳而為善不傳而遂已也未有為善而必其傳也亦未有善積而名不傳也其亦為所可傳勿為所不可傳而自幸於無傳而根厥相形其溢於邦之耆老俊秀牙頰間者未嘗不並傳也書曰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司民社者尚監茲哉

餘杭重建縣治記

洪咨夔

餘杭舊書之津會故冬予奉老親行雪上諸山扁舟循茗谿而下間登岸從牧翁漁媪語人人夸誦吾令年方壯而識老政出

清靜民嘗不肖有官府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今肅客于小舍起謂之故曰縣治舊占溪南後徙于北宜和焚於睦寇江令衣重建建炎焚於金寇張令永嗣又建閱年百餘浸淫穿蠹猶乎欲壓圖撤而新之治寺吏民之耳目非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余退而心念是邑近在畿內地望非不粵然大也而土薄水淺十日晴則告乾二百雨已相戒為溢備民以故亡蓋藏而令以負租督過者十七八彼芘于是豈莫為壓焉之懼哉所壓者有急於屋者也見大夫以朝士來寧久此苟可撐扶以了歲月何新為新之寧不勤其民而自為紛紛耶未信潰于成也越數月若人過予門曰縣寺成矣治事之廳退食之堂宴息之室崇楹邃闥表裏中度發地得中靈遺跡位置面勢且還其初矣屋後惡



木冗莽。鳴皋狐狸。嘯醜舞怪之地。雉剪不留餘。拓圃結亭。松竹  
 伍伍氣象一新矣。而田里晏然。罔聞知嗟。夫縣无劇易。視令為  
 劇易。弱者以苟偷為安。皇恤我後。強者惟力是矜。一役之興。萬  
 感之乘也。於此能於政休俗暇。儲材庸力。以植壤起仆。使吏治  
 尊民瞻。登而一毫。不以勤其民。至斥圭田。再歲之入。以食功可  
 表也。已惟昔聖賢道化之盛。有本末而無內外。其用力自相在  
 爾室始蓋萬室之治。不如一室之難也。言偃幸武城。澹臺滅明  
 非公事。未嘗至其室。是室之嚴。所親必直諫。所請必正大。所踐  
 必誠敬。設辭詭行。奸聲亂色。無一得以播吾之清明。而弦歌之  
 化行矣。令其進於是乎。役起正月己未訖。五月癸丑。大尹詳定  
 戶部侍郎余公。佐其費。為多。令公族各希幣。以進。士試刑法中。

其科嘗為大理評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子。潛山洪某記。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劉克莊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為宋闕里。兩方墳藉大備。比  
 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聞。及氣平忿定。  
 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楹有法。可以  
 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紙。賦與  
 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荀連山。酒炊天下。人家  
 池榭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游  
 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  
 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迺究病源。徐施砭  
 劑。期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醴舟。水無租蔽。凋瘵復甦。感隆



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蓋  
 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  
 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矣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  
 過其境者猶惓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知忘如此趙侯  
 方新學宮講師說私叔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  
 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舉其  
 學出於師友云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  
 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  
 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

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  
 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  
 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  
 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  
 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  
 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冤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  
 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  
 不其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  
 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  
 業儒以名於時前此為獄官滄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俗語  
 威之今之為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為令之重



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彭山縣令石記

陳后山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今始出王官行  
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為令今三考用舉者為  
京官京官滿二歲為朝官蓋土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  
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吏然故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縣令以  
為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績可  
紀今選士為令於古為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  
承秦弊綱自疎闊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  
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其不盡用故其治難無赫  
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寬亦可謂良

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刊縣令豈非令非王官不登簡  
策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吏民有迹焉今廳故  
年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刊于石九十九人記與不記  
不足為吏能者而梁君力能反之為有餘也

舉縣宰議

元稹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於  
考淺疾廢者贖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  
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名詔既行起請尋下有詞再議釐  
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戶開耕荒田以是考課舊  
條獄絕繫囚冤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不法恐生吉許之  
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



常與薦者從未殊尤豈可一年並罷今請但行連坐舉王之文  
 不必更依吏部分析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等並請  
 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官何妨撫事若能限其資  
 歷卽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  
 勘榜樣劍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準平選人例處若此則案牘  
 之吏得肆奸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  
 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剗放及試書  
 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效實本舉良能旣蒙優獎  
 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聚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行伏請  
 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自關先盡舉薦人數留  
 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其將允當謹議

論知縣俸

周必大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  
 所以爲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往墮中人  
 於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今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  
 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於是撰造各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  
 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魚之廉安飯蔬飲水之儉則或懼違衆  
 或樂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爲猾胥奸所持左  
 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強戢吏奸革蠹弊斯亦難矣  
 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給錢四千天邑有大小任責  
 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太潘有小郡供給之數  
 皆爲一等豈於今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送重修縣令所



將天下知縣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為民之意取進止

縣令箴

古之奇

容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消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嗚怒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火縱怒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復復柔者耻剛強有特柔弱有直且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无為惡行無道善名保此中道無

不成過客歲土翼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厚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蘇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戕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息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息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息若事又盜若貨則必甚怒則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



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古詩

贈韋明府

李白

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直逸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誼因之頌德聲

古詩

李白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吾臺落筆生綺綉操刀振風雷蟻屈雖百里鵬鶩望三臺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似閑白雲有時來

寄萬谿歊

李預

名高不擇仕委世隨虞舟小邑常嘆屈故鄉行可遊青牛半村戶香稻盈田疇為政日清靜何人同海鷗揮巾北林夕把印東山秋

贈清漳明府姪

李白

吾子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小邑且割雞大刀將烹羊雷聲動四境惠為清漳流

獻當塗宰李陽冰

李白

秀句滿江國高才挾天庭宰邑艱難時浮雲知吾城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永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其越還如秦階平



贈剡縣過秘丞

陳古靈

賢哉過縣尹。德政是吾師。萬里無鋒穎。一心惟老慈。家貧因客  
冗。髮白為民饑。誰刻前山石。令人去後思。

贈豐陽青明府

張九齡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大阿匣。特割武城雞。竟與尚書  
佩。還應天子持。何時遇操柄。當使玉如泥。

贈張公儀宰安豐

王介甫

楚愛來時鴈。為伴歸期祇待春。冰泮鴈飛南北。兩三回。回首湖  
山空。夢亂祕書一官聊。自尉安豐百里誰復歎。揚鞭去去及芳  
時。壽酒一觴花爛熳。

送永新杜宰解印還朝

楊廷秀

去年摘山初弄兵。永新縣前戈劍腥。杜侯不持一寸鐵。閉閣堅  
臥。民不驚。軍前米作山谷聚。木牛流馬安用許。但令綠林無點  
塵。何須爛額畫麒麟。紫皇急才宵不寐。斯人合看班行裏。速騎  
匹馬謁明光。夜來溪風吹玉霜。

律詩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王介甫

青嵩碧落曾游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尚多畿甸雪。隨衣無  
復禁城塵。古來學問須行已。此去風流定慰人。更憶少陵詩上  
語。知君不負鞏梅春。

陳師道宰烏程縣

王介甫

嘗聞大丘長德不負公。鄉墟墓今千載見。雲亦一城本懷深。閉



黃餘論略施行故自有仁政能傳家世聲

送孫明甫

見弟繼為邑宰

劉克莊

三車於赤子摩拊極殷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宛如小滕國突過大馮君四境風謠美諸公必采聞

題洛明府水樓

杜甫

子賤彈琴空邑日終軍弃繯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

寄潯陽姚宰

鄭谷

縣幽公事稀庭草是山薇足得招基伯何妨着道衣

送宇文舍人宰元城

岑參

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別後能為政相思淇水長

送趙明府之縣

杜甫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揖江花報邑人

贈江陽陸宰

李白

聞宰江陽邑前棘掛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清霜

贈范金鄉宰

李白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水壺清白里雞犬靜千家稅軸鳴

贈崔秋浦

李白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株柳井上一二梧桐山鳥下廳事夜蟾落酒出懷君未盡去惆悵意無窮

又

同前



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河陽花作  
縣秋浦玉爲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新

詩話

紬被放衙

文潞公爲榆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向譙樓一任搨搨多搨  
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拏出頭來放早衙坡詩注世傳木  
祖謂一縣今日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四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00097